



闹元宵

■ 韩芍夷

尽管，元宵节从西汉时期就有了，叫法也颇多，如上元节、小正月、元夕、灯节等，各种起源及传说的版本一直就存在，而之前的许多年里，对我而言，元宵节与春节是一个整体，这一天，就是一种过年的心理界线。整个春节，就是过完元宵节这一天，才算完，用海南人的说法，过完这一天，年就过海了，过年的心才真正落到实处，才真正开始新一年的打拼，直至下一个春节的到来。

过元宵，我印象最深的，莫过于亲历的“换花节”。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年吧，那一年的元宵节晚上，我慕名到府城去换花、赏灯。我那时住在海府路。夜幕下，夜空清辉，春风烫人。那时，海府路通往府城的公交车改造，以海府一横路为界。越往府城方向，人越密集，一街拥拥挤挤的人，在不太明亮的路灯和轻薄的月光下行走，手持花或花灯的人在人群中闪烁，时不时，还有一两朵绚烂的烟花在空中绽放。认识的不认识的人，只要你愿意，就向对方点头致意，互换手中的花。我从海府一横路走到府城，又从府城走回海府一横路，在海口这座人口密度不大的城市里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一条路上自发地汇聚着这么多人，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QQ、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，换花节迸发了海口这座城市年轻人的热情。被裹挟在人流中行走的我，只是一个旁观者，没有买花，自然也没花好换，只以一颗好奇的心来感受这暗流涌动的激情与夹杂着花香、汗味与青春荷尔蒙弥漫的氛围。这其中是否有因换花而相识、相知，最终喜结良缘的年轻人，不得而知，如有，这份体验，值得珍视。这就是琼山区著名的“换花节”。据说这“换花节”起源于“换香节”，而换香，又源于唐代。当时人们换香，是寄寓互换香火，换吉纳祥，旺丁发财。1984年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当地政府把“换香”改为“换花”。后来，“换花节”的影响日渐扩大，被列入了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那一年的元宵夜，终因太过拥挤而从此让我望而却步，不再涉足。但多年过去，每每一想起换花的刹那，城市太平，市民友好的那种美好感觉，依然清晰可感。从报纸、电视新闻得知，现在的“换花节”，内容更丰富，参加的人们，不仅换花，还有赏花灯、琼剧、花卉迎春、元宵文艺晚会等，全民都能参与，一派日子红火、国泰民安的气象。周

金月亮

■ 刘齐

去年元宵节，亲友们来微信祝福，我除了感激，还加了一句话：“想念家乡的炸元宵。”很快，回复就纷至沓来：“我也想念”“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”“别说炸元宵，煮元宵也没影了”“园路餐厅也拆除了。”

园路餐厅曾是家乡沈阳的一家大馆子，虽说以经营西餐闻名，却也在传统方面有一手，比如元宵，经它的手一过，就非常有名。进入正月，几只柳条编的长方形大笸箩摆了出来，每一只都层层叠叠，装入一二百或者更多浅黄色的立体小方块。少儿时代，我曾耐心数过这些小方块，没等数完，眼前刷的一亮，落下一片白，不是雪，是南方所说的糯米粉。但沈阳人管这个不叫糯米粉，大家日常说话，难得发“糯”这个音，替代的说法是：江米面。北京人，天津人，关里关外的北方人，一般也都这么叫。怪了，糯米糯米，又粘又糯，何“江”之有？莫不是当初它胸怀开阔，或者受人差遣，总之是不想让南方独享快活，都是一个国，要粘咱一起粘，便从京杭大运河这个“江”，悠悠乘船北来？

浅黄小方块是元宵馅料，从大块母体上一刀刀工整切成，计有糖、油、果仁、果料等成份，凝固整合到一起，天寒风冷，嗅不出香味，但仍

具诱人之魅力。我的未成年爪子痒痒的，就想有所收获，不求多，一颗足矣，攥在手心，伺机撤离。想是想了，不敢行动，只敢派出目光，默默享受眼福。此时的笸箩，仿佛婴儿摇篮，已被人悠了起来，一群小方块粘满了江米面，忽而向东，忽而向西，晃啷晃啷，不停地轱辘，越轱辘个头越大、体态越圆，眼瞅着，就变成一个个白胖白胖、可亲可爱的球形美食。“外圆内方”，是中国表扬人的一句好话，比较有分量。我现在觉得，也可用它来表扬元宵，重点表扬北方的生元宵。

很晚才知道，南方的元宵跟北方的不太一样。从制作方式上看，北方的是滚出来的，南方的是包出来的——馅料无须硬而成形；从体量上看，北方的大，或者叫憨厚，南方的小，或者叫灵巧。即使在名称上，各自也不想强求一致，北方你径直叫元宵好了，南方嘛，叫汤圆，或者叫汤团，汤汤水水，团团圆圆，喜兴！而且从叫法上就摆脱了节令期限，想吃就吃，不必等到正月十五。

但我依然怀念家乡正月里的元宵。我在外地生活多年，即使正月里赶回沈阳，即使恰好站在昔日园路餐厅的地面，仍会从心中生出思念之情。那时的元宵节，多么的

贫乏寡淡。没有哪家媒体，敢于告知，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天，也叫上元节，也叫灯节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日子，古代现代，海内外，全体华人都格外珍重，这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。这一夜，懵懂无知的我们，哪里晓得，我们的先人，我们的后代，甚至未来的我们自己，都会高高兴兴，燃灯放焰，耍龙灯，赏冰灯，猜灯谜，舞狮子，踩高跷，划旱船，扭秧歌，打太平鼓，打游戏机，玩手机。那时的我们，哪里知道这些，只知道一件事：吃元宵。元宵是我们跟元宵节，跟经多识广的月亮，唯一的联系。

谁都不富裕，且有粮票油票限制，元宵煮出来，一人分不了多少，盛在碗中，月亮般宝贵。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，我们在地上，一下子拥有了好几个，能不稀罕？

但是，人们并不满足，人们企望更大的快乐，于是支起铁锅，咕咚咕咚，倒入平素舍不得用的食油。哪怕此后，菜碟子里的油星，比晨星还要寂寥，老子今天，老娘今日，豁出去了，偏要豪爽一把，痛快一回。滋滋啦啦，翻滚膨胀，嚯嚯！一种妙物出了锅，嘴上喊它是炸元宵，心里可能美美地想，那是白月亮，变成了金月亮。周

竹枝词里的元宵节

■ 晓剑

成都的元宵节闹热，古已有之。这一天，成都人要赏灯、猜灯谜、饮酒、赋诗、赏月。有人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相会开启了蜀人元宵节浪漫的先河，这当然是乐观的说法。不过，元宵节在成都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了除夕，俗称“大年”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元宵灯会源远流长，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元宵节，成都是欢乐的海洋，官员与民同乐，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，由此演绎出了丰富的元宵故事。

“饮食菩萨”车辐先生曾写过元宵节灯会上的饮食，小吃摊林立，商贾云集，边品尝着这样那样的小吃，边游逛多彩的灯市，别有一番趣味在，尤其是儿童最喜。有首竹枝词说：“城隍庙前灯市开，人物花枝巧扎来。高挂竹竿求主顾，玲珑机巧斗新裁。”这时候也是可猜灯谜的：“元宵灯谜妙无穷，十字街头前贴数张。几度费心猜得破，赢得弯笺数十张。”猜出了灯谜，奖品为弯笺。亦有竹枝词记元宵节：“元宵灯火敞玲珑，锦里繁华人夜中。最是无知小儿女，出门争看爆花红。”可以想见这是普通人家在

观灯了。在成都的周边乡镇，观灯也是元宵必有的节目：“喧天锣鼓镇乡邻，耍耍花灯敬敬神。人尽彩棚台下望，管弦闹彻艳阳春。”市民爱元宵节，大学者刘沅也有自己的观察，且写了首竹枝词：“底事家家饷粉丸，春宵月色助盘餐。缺时不比圆时好，珍重郎君仔细看。”这“粉丸”即今日所说的汤圆。

元宵节在今天同样重要，在老成都人的眼里，元宵节是举家团圆的日子，逛灯会可能少了些。但先祭祀祖先而后食之却是持续的风俗。有竹枝词说：“明月今宵第一圆，横窗梅影夜谈天。汤元吃罢心香祷，愿似团圆过几年。”这是成都人过节的通常状态。

民国的元宵节，恰如竹枝词中所言：“童唱汤元改元宵，敞马归槽鼻拴牢。年下嘉定东去也，各寻生理自推敲。”大概那时候的成都人过元宵节后才出去工作。民间熟人相见，则戏云“年已下嘉定了！”嘉定即乐山的旧称。彼时成都人东下，沿着府河路经彭山至乐山下行，才有了这样的说法。

不过，在成都的正月十六，同

样是有不可缺少的年俗，有竹枝词说：兴犹未尽续一天，取笑人称“厚脸年”。相约携手北城上，归来灯火已阑珊。这一天，男女老幼要登上北门城墙，谓此行能消除疾病，保一年平安。故称“游百病”，取“北”与“百”谐音，所以独上北城。这一习俗何时流行，已经无法考。是日，小商小贩亦多去城头赶热闹，摆摊设点，如庙会一般。所谓“厚脸年”即春节已过完，又续了一天的缘故。自1958年城市建设拆掉城墙，“游百病”就取消了，现在，这个民俗又在武侯祠恢复了起来。由这些竹枝词留存下来的点滴记录，是可看出成都元宵节的流变的。周

